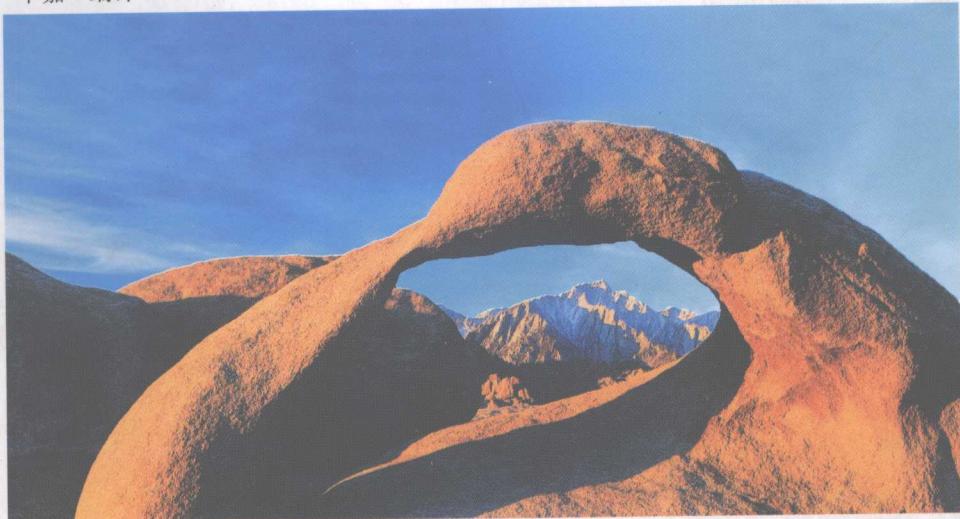


高等院校
法律英语
推荐读物

英美法经典判例选读
SELECTED READINGS OF COMMON LAW CASES

TORTS LAW

申嘉 编译



美国侵权法



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

英美法经典判例选读

孙国华、王卉、陈晓东、李晓峰、白静、魏玉萍、樊巍（CIP）

美国侵权法

申嘉 编译



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

（新编第三版·第16次修订本）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美国侵权法/申嘉译. —北京: 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 2007. 5

(英美法经典判例选读)

ISBN 978-7-80219-213-3

I. 美... II. 申... III. 侵权行为—民法—案例—分析—美国 IV. D971. 2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058307 号

书名/美国侵权法

MEIGUOQINQUANFA

作 者/申嘉 编译

责任编辑/刘海涛

特邀编辑/傅志鹏

出版·发行/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

地址/北京市丰台区玉林里 7 号 (100069)

电话/63056983 63292534 (发行部)

传真/63056975 63056983

经销/新华书店

开本/32 开 880 毫米×1230 毫米

印张/6.625 字数/178 千字

版本/2007 年 5 月第 1 版 2007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印刷/廊坊人民印刷厂

书号/ISBN 978-7-80219-213-3/D · 1102

定价/15.00 元

出版声明/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如有缺页或倒装, 本社负责退换)

【 目 录 】

第一章	美国侵权法概述	1
第二章	故意侵权	6
2.1	故意的概念	6
2.2	对人身的故意侵权	6
Case 1	PICARD v. BARRY PONTIAC-BUICK, INC.	7
Case 2	DUPLER v. SEUBERT	12
Case 3	WOMACK v. ELDREDGE	19
2.3	对财产的故意侵权	26
Case 4	PEARSON v. DODD	27
第三章	过失侵权	33
3.1	概论	33
3.2	谨慎的责任	34
Case 5	ADAMS v. BULLOCK	34
3.3	未履行责任	38
Case 6	TRIMARCO v. KLEIN	39
3.4	因果关系	50
Case 7	SUMMERS v. TICE	52
Case 8	BENN v. THOMAS	64
Case 9	OVERSEAS TANKSHIP (U.K.) LTD. v. MORTS DOCK & ENGINEERING CO., LTD. (THE WAGON MOUND)	73
第四章	土地所有人和占有人	82
4.1	对土地之外的人的责任	83
4.2	对土地之上的人的责任	83

Case 10	MENDOZA v. CITY OF CORPUS CHRISTI	84
4.3 房屋出租人和承租人.....	93	
Case 11	PETERSON v. SUPERIOR COURT	93
第五章	严格侵权责任.....	102
5.1 概念	102	
5.2 从事超常危险活动	102	
Case 12	FLETCHER v. RYLANDS.....	103
第六章	产品责任.....	113
Case 13	MACPHERSON v. BUICK MOTOR COMPANY	115
第七章	妨害.....	130
Case 14	SHARP v. 251ST STREET LANDFILL, INC.	131
第八章	诽谤.....	144
Case 15	THE NEW YORK TIMES CO. v. SULLIVAN.....	145
第九章	隐私权.....	167
Case 16	RASMUSSEN v. SOUTH FLORIDA BLOOD SERVICE.....	169
第十章	替代责任.....	181
Case 17	CHRISTENSEN v. SWENSON ET AL	183
Case 18	BAPTIST MEMORIAL HOSPITAL SYSTEM v. SAMPSON	195

第一章 美国侵权法概述¹

何为侵权？在美国侵权法中，并没有一个标准答案。不同的定义描绘了侵权的不同侧面。如在十八世纪中后期，英国著名法官威廉·布莱克斯通（William Blackstone）提出：侵权是“非因合同而产生的非刑事侵害”。这表明侵权是一种民事过错，同刑事犯罪相区别；同时这种过错不是基于合同，而是基于其他原因，同当事人的合意行为相区别。爱得华·克恩卡（Edward J. Kionka）教授在《侵权法简介》（Torts in a Nutshell）中提出：“侵权是一个人的民事过错引起对他人人身、财产或利益可以补偿的伤害，这种行为违反了法律规定责任。”该定义强调了侵权给他人造成了伤害，违反了行为人应该承担的法定责任，这种伤害是可以得到补偿的。

美国侵权法最早只是表现为很多零散的侵权行为，作为一个概念提出是在1859年，弗朗西斯·希利亚得（Francis Hilliard）在他的法律著作中第一次将单个的侵权行为整合到一起，称为侵权法。美国没有单独的侵权法，对侵权法的定义、法律原则等权威的解释依据是《侵权法重述》第三版²。

美国侵权法源自英国传统，它继承了英国侵权法的重要概念、原则和框架，比如“理性人”、过失归责等。创制“理性人”这样一个虚拟的人，是要把他当作一个样板，以他在相似情况下应尽的注意义务为标准，衡量行为人的所作所为。如果行为人未尽到理性人应尽的注意义务，对

² 本书作者系北京城市学院讲师。该书在收录案例时，鉴于英美法系的传承，也收录了两个英国的案例，特此说明。

他人造成伤害或损失，即构成“过失”，应当承担侵权责任。过失是侵权法中最重要的归责原则，它是个人自由主义的产物，适应了早期资本主义发展的要求。新兴工商业、政府部门和其他机构只有在故意或过失情况下才对其造成的损害负责，也就是说“只要行为人已尽适当注意，即可不必负责。”³ 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慈善机构和政府机关不对其雇员的侵权行为负责；通常情况下，如果原告本身存在过失或知道工作环境危险但仍自冒风险，雇主对雇员遭受的伤害不承担责任；法院拒绝对超常危险活动适用严格责任原则；受到产品伤害的消费者只能向直接的销售商寻求赔偿，而不能像后来那样既可以向销售商，也可以向制造商索赔。⁴

从 19 世纪到 20 世纪上半期，美国处在从发展中国家向发达国家迈进的历史进程中。为发展资本主义，促进工业化发展，保护新兴工商业阶层，侵权法选择了严格适用“过失”原则。一个典型例子是 1911 年的艾维斯诉南布法罗铁路公司案 (Ives v. South Buffalo Railway Co.)。在该案中，纽约上诉法院判决该州第一部劳工赔偿法违宪，因为它在被告(雇主)没有过失的情况下，强迫其承担赔偿责任。不难理解，在那个历史时期，人身和财产受到损害的人们很难得到应有的救济。

到 20 世纪中后期，这种情形发生了重大变化。资本主义已经发展到鼎盛时期，侵权法开始关注相对弱势的劳动者和消费者。各州都通过了劳工赔偿法；慈善机构和政府机关的豁免权也遭到了动摇；法院对超常危险活动适用了严格责任；在大部分州，制造商和销售商对产品瑕疵造成的伤害承担严格责任；“比较过失”原则在大部分州得到适用，原告按自身过错比例获得赔偿；新的侵权形式出现了，如侵犯隐私，精神伤害

³ 王泽鉴《民法学说与判例研究》第 2 卷，第 150—151 页

⁴ 李亚虹《美国侵权法》第 8—9 页

等。现代侵权法和过去已经大不相同，充分反映了它随社会发展和政策需要不断进行调整的特点。

美国侵权法把侵权行为主要分为两大类：故意侵权和过失侵权。其中故意侵权行为分为对人身的故意侵权和对财产的故意侵权。前者包括非法侵犯、威胁、非法监禁、精神伤害；后者包括侵犯他人土地、侵犯他人动产和侵占他人动产。原告只要证明被告有伤害的故意即可，不必证明遭受实际伤害。被告可以进行抗辩，理由包括原告同意、自我防卫、保护他人、抢救财产、紧急避险等。过失侵权一般有四个构成要件：一是注意义务；二是违反了该义务；三是因果关系；四是实际损失或伤害。原告要想获得赔偿，必须要证明上述四点。换句话说，被告行为只有在全部满足上述要件时才构成过失侵权。对于那些无法预见、无法控制的伤害，受害者只能自己承担。

除了故意和过失这种一般分类法，侵权法对特定身份人群的责任进行了特别规定。如土地所有者和占有者的侵权责任。刚开始，为鼓励更多的人们拥有、开发土地，侵权法倾向于保护土地所有者的利益，但随着社会的发展，土地所有者对其他人的责任加重了。他们对土地存在的人为危险状况可能要承担侵权责任；对土地侵权人、被许可人和被邀请人（根据其是否受到邀请或能否带来利益进行分类）要承担不同的侵权责任，对侵权人责任最小，对被邀请人责任最大。土地所有者除了有责任防止不合理伤害的发生，他们对被许可人还负有警告义务；对被邀请人不仅要警告，还有义务检查并消除危险状况。

再比如，对从事超常危险活动或豢养动物的特定人群，侵权法适用严格责任。因为这些人从活动中受了益，并且有机会和能力控制危险的发生。同样地，对产品瑕疵适用严格责任，购买者、消费者和任何因产品瑕疵受到伤害的人都可以从产品的制造商和销售商获得赔偿。其他特殊形式的侵权行为还包括公害、对名誉及经济利益的侵犯等。

从以上介绍来看，美国侵权法保护的范围非常广泛，涉及到生活的

方方面面。同时，它具有相当大的弹性，不断把新型侵权行为纳入调整范围，生命力很强。它承担的社会功能不容忽视，一方面它为受到侵害的受害人提供了有效的救济手段，体现了它的补偿功能；另一方面也强化了行为人的自我约束意识，体现了公平、正义，对社会进化起到了积极推动作用。

不过，近年来，由于保险制度和社会保障制度的迅速发展，有人提出侵权法的作用已经非常有限，有人甚至主张取消侵权法。实际上，保险制度和社会保障制度都存在自身无法克服的障碍：比如由于保险制度的特殊性，它不可能脱离侵权制度独立存在；社会保障的补偿功能有限，资金需求量过大等。因此，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里，它们不可能取代侵权法的作用。

回顾历史，可以发现，经过一百多年的发展，美国侵权法已经形成一套体系化的法律制度，对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发挥了积极作用。同美国相比，中国侵权法的历史还很短，和侵权相关的法律规定主要依据《民法通则》、《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道路交通事故处理办法》、《医疗事故处理办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和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如“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等等。

上述中国的法律法规和司法解释对于保障人民的人身和财产安全不受侵害，补偿受害者损失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由于缺乏体系，一般法和特殊法的矛盾之处不时可见，如对诉讼时效的规定，按照《民法通则》，因产品质量不合格受到伤害的诉讼时效是一年；而《产品质量法》规定的诉讼时效为两年。另外，有些规定值得商榷，如将“产品瑕疵”局限为“产品质量”。因为“瑕疵”的范围更广些，有些还没有严重影响产品质量的程度，如果造成伤害，依据我们的《产品质量法》，使

用者就得不到赔偿。又如《道路交通事故处理办法》中规定：对机动车一方适用公平原则，即使机动车一方没有任何过错，仍要承担对方10%的经济损失，这显然不符合公平原则。再如隐私权被划归名誉权名下，也缺乏法理依据。还有部分规定缺乏操作性，比如精神损害的赔偿问题。虽然司法解释明确将人格尊严权和人身自由权纳入精神损害的赔偿范围，但由于没有规定具体的补偿标准，各地执行起来仍是千差万别。⁵

这些问题的产生有其历史原因，也有受社会发展水平限制的现实原因。要解决这些问题，进一步发展侵权法，最终还依赖于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改革开放20年来，中国取得的成就有目共睹。伴随着经济发展，人们更加关注精神层面，尊重人格尊严和人身自由，对名誉和隐私的保护意识增强；对自由和责任的理解更加深刻；更加注重生活品质，关注生存环境等等。过去的民事责任制度已经不能适应当前的社会利益关系，因此为适应时代发展，侵权法必须进行相应的调整。

值得一提的是，中国正处在从发展中国家迈向发达国家的进程中，这是美国在20世纪初曾经历过的历史阶段。那个时期的美国，经济快速发展、资本追求最大利润、工商业者利益格外受到法律保护，侵权法对调整当时的社会、经济关系发挥了独特作用，既取得了成效，也存在着偏差，存在很多让人遗憾的问题。因此研究、借鉴美国侵权法中先进的立法技术，吸取它在调整自身社会、经济关系时所取得的经验教训，一定会使我们受益匪浅，特别对我们起草《侵权法》的工作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⁵ 许传玺 《中国侵权法现状：考察与评论》见《政法论坛》2002年第1期

第二章 故意侵权

美国侵权法中的故意侵权行为共有两大类：对人身的故意侵权和对财产的故意侵权。对人身的故意侵犯可细分为四种：非法侵犯、威胁、非法监禁、精神伤害；对财产的故意侵权可细分为三种：侵犯他人土地、侵犯他人动产和侵占他人动产。和其他种类的侵权行为相比，故意侵权概念明确，稳定性较强，也容易理解。

2.1 故意的概念

侵权法上的故意是指被告希望并且确信其行为会给他人人身或财产造成伤害。构成故意侵权责任的三个要件：故意、行为和因果关系。故意侵权不需要证明实际伤害，只要证明被告具有伤害的故意就可以了。

2.2 对人身的故意侵权

对人身的故意侵权行为包括非常侵犯（battery）、威胁（assault）、非法监禁（false-imprisonment）、精神伤害（infliction of mental distress）四种。

2.2.1 “非常侵犯”被定义为：“被告故意对他人人身进行伤害性、冒犯性的接触（harmful and offensive contact）。⁶ 非常侵犯的构成要件有：（1）必须是故意行为；（2）对他人身体的接触必须是伤害性的、冒犯性的；（3）接触不仅包括对身体的直接接触，还包括对与身体相连的东西。

⁶李亚虹《美国侵权法》第13页

如在下面的案子里，被告用手去遮挡原告的摄像机，法院认为构成非常侵犯。

2.2.2 “威胁”是指被告做出的，使原告产生合理警觉，认为将要受到非常侵犯的行为。并不要求被告直接接触原告身体，只要该行为扰乱了原告的和平和安宁，使其警觉，就可能构成威胁。当然原告的反应必须是合理的，不能过度。

非常侵犯和威胁的区别在于被告的行为是否接触到了原告的身体，如果有接触，为非常侵犯；如果没有，为威胁。两者常常同时发生，一般没有必要刻意去区分它们。法律救济一般是给予原告身体和精神的伤害赔偿，甚至惩罚性赔偿。

CASE 1 PICARD v. BARRY PONTIAC-BUICK, INC.

Supreme Court of Rhode Island, 1995

654 A.2d 690

案情简介

原告皮卡德对别克汽车修理店的服务不满，联系电视台曝光，在摄制过程中遭到修理店工作人员言语和行为阻挠。原告指控被告直冲到其身边，再三质问，“谁同意你摄像了？”并用手指挡住摄像机。原告称后背受到永久性伤害，诉被告行为构成威胁和非常侵犯。初审法院支持了原告，判决被告赔偿原告损失 60,366 美元，并处惩罚性赔偿金 6,350 美元。

被告认为：(1) 原告没有能够证明威胁和非常侵犯的成立，(2) 也没有能够证明被告行为给她造成了实际上的伤害，(3) 赔偿金过高。因此上诉到罗得岛州最高法院。州最高法院认为威胁和非常侵犯是两个独立的行为。只要被告的行为具有威胁性，引起他人心理上对将要发生伤害的警觉、恐惧、羞辱等，只要反应合理，即构成威胁，并不要求被告

直接接触原告身体。本案被告向原告猛冲过来，手指原告再三质问，并用食指挡住摄像机，这种情景下，原告感到恐惧，是合理的，已构成威胁。至于被告辩称其并没有接触或伤害的故意，不构成非法侵犯，法院认为，是否故意并不是构成侵权法侵犯的必要条件。被告的行为使人合理地相信，按照动作的正常发展，将给原告造成伤害。被告虽然没有直接接触原告身体，但摄像机拿在原告手中，和身体紧紧相连，用食指挡住摄像机就如同接触到原告身体，因此，构成非法侵犯。不过，最高法院认为赔偿金数额过高，且惩罚性赔偿没有法律依据，因为被告并没有恶意。因此部分同意初审法院的判决，认定被告行为构成威胁和非常侵犯；撤销赔偿金部分，发回重审。

本案再一次重申：只要被告行为扰乱了他人的内心平静，使人心理上感觉到将要受到伤害，或感到不安、羞辱、警觉，只要这种反应是合理的，即构成威胁。殴打是故意对他人人身进行伤害性的、冒犯性的接触。身体的范围很广，包括和身体相连的物品，如果这些物品受到伤害性、冒犯性的接触，同样构成非常侵犯。

PICARD v. BARRY PONTIAC-BUICK, INC.

Supreme Court of Rhode Island, 1995

654 A.2d 690

In the course of a brake inspection, plaintiff Picard became upset about the service work and contacted a local television news "troubleshooter" reporter. Shortly thereafter, when she returned for a reinspection, Picard took along a camera and photographed defendant service worker as he was inspecting the brakes. There was a dispute as to what happened next. Plaintiff testified that defendant lunged (身体向前猛冲) at her and spun (追

逐) her around; defendant denied touching her and testified that he "pointed at plaintiff and said, "who gave you permission to take my picture?" Then walked around the car to plaintiff, placed his index (食指) finger on the camera and again denied grabbing (抓住) plaintiff or threatening her in any way. In further testimony, which was less than entirely consistent, plaintiff and her doctor claimed permanent (永久性) damage to her back as a consequence of the altercation (争吵).

At trial, plaintiff prevailed (胜诉) and was awarded \$60, 366 in compensatory damages (赔偿金) and a additional \$6, 350 in punitive damages (惩罚性赔偿). Defendant appealed, arguing " 1) that plaintiff failed to prove an assault and battery; 2) that plaintiff failed to prove that defendant's actions in fact caused the alleged harm to her; and 3) that the damage awards were grossly excessive and inappropriate as a matter of law." The supreme court vacated (撤销) the award and remanded (发回重审) for a new trial on damages.

Lederberg, Justice.

...

The defendant contended that plaintiff failed to prove the occurrence (发生) of an assault (威吓) because plaintiff was not placed in reasonable fear of imminent (逼近的) bodily harm. Further, defendant argued that plaintiff failed to prove a battery (殴打) because the evidence failed to establish that defendant intended to inflict an unconsented (未经同意的) touching of plaintiff. We disagree with both contentions.

Assault and battery are separate acts, usually arising from the same transaction, each having independent significance. "An assault is a physical act of a threatening nature or an offer of corporal (身体的) injury which puts an individual in reasonable fear of imminent bodily harm." It is a plaintiff's

apprehension (警觉, 恐惧) of injury which renders a defendant's act compensable; see also W. Page Keeton et al., Prosser and Keeton on the Law of Torts §10, at 43 (5th ed. 1984) ("that damages recoverable for assault are those for the plaintiff's mental disturbance, including fright, humiliation and the like, as well as any physical illness which may result from them"). This apprehension must be the type of fear normally aroused in the mind of a reasonable person.

The plaintiff testified that she was frightened by defendant's actions. A review of the attendant (伴随的) circumstances attests (证明) that such a reaction was reasonable. The defendant admitted approaching plaintiff, and the photograph taken that day clearly showed defendant pointing his finger at plaintiff as defendant approached her. Because plaintiff's apprehension of imminent bodily harm was reasonable at that point, plaintiff has established a *prima facie* case of assault.

We have defined battery as an act that was intended to cause, in fact did cause, "an offensive contact with or unconsented touching of or trauma (精神创伤) upon the body of another, thereby generally resulting in the consummation (完成) of the assault. ... An intent to injure plaintiff, however, is unnecessary in a situation in which a defendant willfully (故意地) sets in motion a force that in its ordinary course causes the injury." []

In the instant case, defendant contended that a battery did not occur because defendant did not intend to touch or injure plaintiff. Rather, defendant argued, the evidence showed that he intended to touch plaintiff's camera, not plaintiff's person, and therefore the contact was insufficient to prove battery. With this contention we must disagree. Even if this court were to accept defendant's characterization of the incident, a battery had nonetheless occurred. The defendant failed to prove that his actions were

accidental or involuntary (非自愿的). Therefore, defendant's offensive contact with an object attached to or identified (认为...等同于...) with plaintiff's body was sufficient to constitute a battery. As noted in the comments to the Restatement (Second) Torts § 18, comment c at 31 (1965): Unpermitted and intentional contacts with anything so connected with the body as to be customarily regarded as part of the other's person and therefore as partaking (带有某种性质) of its inviolability (不可侵犯) is actionable as an offensive contact with his person. There are some things such as clothing or a cane (手杖) or, indeed anything directly grasped by the hand which are so intimately connected with one's body as to be universally regarded as part of the person." The defendant's contact with the camera clutched (紧握) in plaintiff's hand was thus sufficient to constitute a battery. We conclude, therefore, that plaintiff had proven the elements of assault and battery.

...

The court next determined that the medical evidence in support of the claim for compensatory damages was inadequate and that the amount of damages awarded was excessive. In addition, the punitive damage award could not stand because "there was no proof of malice (恶意) or bad faith."

In conclusion, we deny in part and sustain in part the defendant's appeal. We affirm the judgment of the Superior Court in respect to the defendant's commission of assault and battery , but we vacate the awards of compensatory and punitive damages. We remand the case to the Superior Court for a new trial on the damages sustained by plaintiff.

2.2.3 非法监禁

《侵权法重述》(二) 35 条:

“非法监禁”指一个人故意把他人限制在其指定区域内的行为。构成要件：(1) 行为人要有意地将某人限制在他指定的区域内，(2) 其行为直接或间接造成了某人被非法监禁的事实，(3) 被监禁人感受到了人身自由受到了限制或伤害。

也就是说，非法监禁是一种故意侵权行为；有时被监禁的范围可以很大，甚至可以移动；监禁必须是完全的，没有明显的、合理的出口；被告使用武力或语言威胁其本人或家属的生命和财产安全，迫使原告不敢离开被指定地点；原告必须感觉到被监禁。

实践中，经常会有顾客状告商店，称其被怀疑成小偷，被商店扣住盘问。为保护商店利益，多数州都立法赋予商店这样做的权利，当然商店在这样做的时候，手段必须合理。被解雇的雇员也经常有这样的指控。法院会综合案件的具体情况，如原告是否提出过想要离开；当原告提出离开时，是否遭到了拒绝；谈话方式；谈话是否在工作时间内以及持续时间等，不同案情会有不同结果。在下面的案例中，法官就通过分析这些细节，判断被告（雇主）行为构成非法监禁。

CASE 2

DUPLER v. SEUBERT

69 Wis. 2d 373, 230 N.W.2d 626 (1975)

案情简介

杜普勒是威斯康星电话公司的雇员，在该公司工作了 11 年。1971 年 4 月 23 日下午四点半左右，她被主管苏波特叫到另一个主管皮特森的办公室，被告知她被解雇了，让她自己选择是辞职还是被公司解雇。杜普勒拒绝提出辞职，皮特森提出了其他办法，但未被采纳。大约五点的时候，杜普勒感觉到胃部不舒服，提出要离开，但皮特森提高声调，让她坐下。杜普勒感到身体极度不舒服，说如果再不让她离开的话，她会